



星空与半裸树

(连载 80)

○ 陈彦



而在几个部门领导前仰后合地饮下“话在酒中”的美酒时,杨艳梅刚好端上那道青蛇汤。她本不愿端这道,但她妈坚持要让她上,因为“重头戏”要来了。前边她爸已经把她介绍给各位客人了,不认识的都在惊叹:杨局长还有这么美丽的一个千金,难怪说北斗镇出天仙了。但酒没喝尽兴,话也就没朝深处引。当第一箱酒都成了空瓶子,杨局长毅然打开第二箱时,杨艳梅刚好把青蛇汤端上桌。那位副县长就让卫生局局长等几个站起来,干了那杯尽在不言中的美酒。事后半月,杨艳梅的正式调动通知就下发到北斗镇了。

安北斗“日弄他爹当看守”的事,在北斗镇一时传为笑柄。他爹那天被他背回去,整整在床上困了三天,水米不进,还发起了高烧。他娘从镇上“打连枷”回来,见老汉成这样,气得把儿子骂了几个来回还不解恨:“你不知道你爹是麝包子(哮喘病的土叫法)?喝不得凉风,见不得沙尘,闻不得花粉,哪里就受得面粉了?温存罐和花如屏见天推磨、压面,都是用头巾把脑壳包得跟打锣槌一样,只露点眼睛,眉毛还都上满了霜,你是要把你爹朝死里呛啊?那么大的世事,人家把你差到一边,你还把老子也搭上,亏死先人了!”好在他爹吃了土医生的偏方,没几天,缓过劲来,他就回镇上去了。

其实镇上这次闹的笑话更多。首先是几个记者跌进粪坑的事,并且大社、大报、大台居多。市县小报、小台记者不让靠前、不让挡道、不让乱窜,还反倒没机会跌。实际掉进粪坑的只七八个人,但最后传成了一二十个。还有市上一个秘书长,最后也传成了副市长。这很是让南归雁担惊受怕了一阵。怕领导批评,更怕记者杀个回马枪,整个“假典型”,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事。基层最怕的就是那些“害死人”的真假记者。挎着照相机、夹个本本满世界乱飞。也的确有专门下套弄钱的主儿,套不上就害人。那晚领导看完晚会后,说了两个字:“不错!”当然路上又补了几句,“尤其是那三个‘外星人’不错,啊!”再问了演打连枷、插秧、犁地的都是不是当地农民。因为有好几处都出现了满台乱跑的现象;还有扬起连枷,把连枷头端直抡到十米开外,打了别人后脑勺,痛得立马晕倒在地;后边犁地的牛,有一头还突然发飙,冲到了前台;等等,反正大小出了十几处事故。气得导演一个劲埋怨镇上不该临阵换将,说要是那个“安协调”在,也不至于犯这么多低级错误,出这么多糗事怪事。

北斗镇有句古谚:道士走后房前屋后的纸,唱戏走后房前屋后的屎。这次是真的应验了。演出只进行了一场,而收拾摊子整整弄了半个月都不得零整。原想接着演几场,甚至还想“永久驻场演出”呢,现在看来是极不切实际的想法。光这几千

演员大小便都成问题,弄了几个临时厕所,也没人进去,关键是已搞得下不去脚了,还别说几百头牲口要吃要喝要拉。外请专业演员、舞美团队就更别提了,见天都是白花花银子。人吃马喂都背不住,何况其他开销。最后只好宣布:暂停演出,等待加工提高。其实是作鸟兽散了。好在山是点亮了。县城和其他乡镇也陆续来了些看热闹的。的确是好看,可在经济上发胀不大。只零星带动了几个炸麻花,烤红苕,卖醪糟、凉粉和擀面皮的摊子,一般都是看一眼就连夜走了。

安北斗这回总算交了差。全镇最担心的不稳定因素,竟稳如泰山,反倒是孙铁锤闹闹,让粪坑事件“抢了头彩”。孙铁锤过去天天都爱到镇上晃荡,说最近半个月再没闪面。南归雁也答应安北斗的要求,再不让他当看守了。刚好镇上新招来一个公务员,说让锻炼去。已进入夏收,估计温如风也不会乱跑了,那是个在路上见一粒麦子都要捡回去的老农性格,虽然年龄没过四十,但一切习性都是老一辈的传统和做派了。目下龙口夺食,只怕是把他撵都撵不走的。

南归雁也听说了安北斗父子看守温如风的“笑话”,对他还是心存感激的,就再次暗示说,会很快给他安顿一个位置。可安北斗现在操心的不是位置,而是家庭。杨家已全部办进县城,连女儿安妮的户口都迁走了,而且岳父又得到了提拔重用,估计丈母娘的脸色会更加难看,走起路来,她那本来就并不拢的双腿,大概会霸道得更斜更宽了。可无论如何,自己毕竟是做父亲的人,为了孩子,为了这个家,也得再去努力一下,何况杨艳梅也没说跟他分手的话。

南归雁同意他到县上住一段时间,他知道牛郎织女的日子不好过,但他是一把手,没办法。他也听到一些安北斗与杨艳梅已貌合神离的传言,就觉得特别有给他放一段时间假的必要。加上安北斗去年的公休假都欠着,休息一下也是应该的。他甚至下命令说:“过了端午节再回来!在你调到县城以前,我也会给你这个牛郎常放假的。”

安北斗苦笑了一下,就先回村里帮爹娘把麦子一割,又抢在头茬上了脱粒机,一切安顿好后,才准备上县。也许是看守当惯了,突然一解除,老毛病还是改不了。他发现自己几乎一多半心思仍在温如风身上,竟老想朝他家里瞅。这货最近不仅一早就下地抢收麦子,而且中午晚上都闲不下。村里那些长眼色的,怕孙铁锤不高兴,也不敢帮温家收割,因为他们两家地畔子紧挨着。而到孙家麦田舔尻子的倒不少,还生怕磨亮的镰刀插不上手。没人帮忙,温如风和花如屏就自己干。

(未完待续)

可以肯定,湖面上刚刚响过一声春雷,清水幽幽的那种静,柳枝悠悠的那种软,还有内心深处的那种空荡荡,都是只有突如其来的雷声刚刚响过才有的模样。曾本之坐在伸向湖心的细长半岛顶端,往前多走一步,便是秀色诱人的湖水。两只野鸭从面前游过,小脑袋甩动的水珠,几乎溅到他的脚背上。野鸭还没游远,一条金色的鲤鱼就从水底钻出来,像淘气的小猫那样,追着自己的尾巴转了一圈又一圈。最享受的还是那些来了就不肯离去的春风,将一缕缕的阳光,不停地吹在人的身上,落在哪里,哪里的毛孔就舒舒服服地张开了。这种无法拒绝的舒适,让曾本之像醉了一样,眼睛不必闭上,人却进入梦乡。仿佛过了很久,曾本之正自由地从满是青铜重器的大殿,深入到一堆被黄土掩埋的甲骨文中,并一眼看中那块最大的龟甲片。当他伸手拿起龟甲片时,一声沉雷落到地面上。青铜重器和甲骨文的梦境,一下子化成春光无限的东湖碧水。

已经有一阵子了,每个星期,多不会超过两次,但也不会少于一次,载有甲骨文的梦境,就会造访睡意正浓的曾本之。

他将眼前的景物怔怔地看过几遍。

梦中的那一声沉雷,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

就在这时,他听到一个声音:“你是不是姓曾?”

曾本之惊讶地回头望去,一个穿邮递员制服的男人站在身后。

男人继续问:“你叫曾本之吗?我这里有一封寄给他的信。”

从错愕中清醒过来的曾本之肯定地点了点头,并按邮递员的要求亮了一下自己的身份证。

邮递员将信交给他之前,实在忍不住多说了几句,自己在东亭邮局当了三十几年的邮递员,这一带尽是文化单位,文化人一多,稀奇古怪的信件就多。但与曾本之收到的这封信相比,先前那些古怪便是再正常不过的了。邮政局的人一致认为是恶作剧,同时又都觉得好奇,他才决定试试看。没想到这么古怪的信,还真有更加古怪的人收。

曾本之接过信件,只看了一眼,便



“你一定听说过何凤山先生的大名,”塞缪尔教授在火车上说,“在我父母那一辈奥地利犹太人看来,何先生就是中国的‘辛德勒’。1939 年 8 月,我父母从意大利乘船,漂洋过海抵达上海。同船的部分人中转取道新加坡、马来西亚或者印度,我父母留在上海。何先生与上海,让他们活了下来。”

多年后,在老塞缪尔顽固的回忆里,上岸的那天上海艳阳高照,的确是个得救的日子。所以踏上陆地,他把行李扔到一边,在女朋友面前跪了下来,亲吻了上海的砖头路面;他对她说:“甜心,我们得救了!”仿佛上海也是应许之地。塞缪尔夫人只好一遍遍纠正他,码头上是阴天,上海还深陷梅雨季中不能自拔;爱德华的确跪下了,也说了“得救”,只是他亲了一嘴的泥水,因为他正好跪在一摊水汪里。她记得清楚,是因为男朋友被同船的一个非犹太同伴取笑了,“至于吗?”那个来上海做生意、坐头等舱的维也纳银行家撒撒嘴,“太夸张了。”

事实上太至于了,一点都不夸张。

蟠虺

○ 刘醒龙 (连载 2)



忍俊不禁。曾本之也想看个究竟,能将信寄到如此古怪的地方,写信的人肯定对自己各方面的情况相当了解。既然如此熟悉,又何必要玩这种小把戏呢?当着邮递员的面,曾本之有些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,取出一张旧得发黄的信笺。

在看清楚信的内容之后,他马上想到,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不再属于自己了。

“这是什么,是画的画,还是写的字?”

突然出现在曾本之眼前的四个字,让也想看个稀奇的邮递员不知为何物。

曾本之盯着那四个字发呆,并非不认识它们,而是一眼看出,这四个字,从字迹气韵到纸张气息,实在是太熟悉了。

“这是甲骨文!”

曾本之没有乱方寸,还记得耐心地向邮递员解释。

邮递员对甲骨文没有兴趣,他想了解,既然在如此古怪的收信地址背后,还有更加古怪的甲骨文文字,它所书写的内容是什么,是不是解决了世界上的某个不解之谜?曾本之不再满足邮递员的好奇心,对他说,邮政法的核心是确保公民通信自由,而这种自由的核心则是确保公民的隐私权。邮递员自然知道这些,他都离开好几步了,还忍不住嘟哝几句。

“别拿甲骨文吓唬人,我看你也是睁眼瞎。”

曾本之没有接话,他已经在琢磨,像晴空霹雳一样来到眼前的甲骨文书信。一张薄纸上虽然写着世上罕见的文字,意思却是再明白不过:或许是先前某件事,中途被停止,如今要重新开始了;或许是先前有种论述,想说而没有说出来,现在必须说话了。总之都表示,有什么事情从此要大变样了。

到第二年,他们俩开始经常去霍山公园旁边的一堵墙上查看犹太死难者名单,一不小心就看见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赫然在列。那些不完全名单由人从欧洲不定期带回来。没看见名字的亲友,他们不断写信去打听,石沉大海;果然,所有人都没能得救,世界末日一般死得如此彻底。

生逢乱世,上海也不太平。在开头的一个多月里,爱德华和艾格尼丝主要依靠随身携带的一点可怜的积蓄和大卫·海尔曼先生赠送的临行路费过活。搬到提篮桥的一间小屋里后,艾格尼丝收拾家务,爱德华上街去找工作。幸好他有艺术天赋,绘画、广告、设计都能干,活儿少的时候就坐在街头给人画肖像,所得勉强够两人改善一下食宿,以及支付爱德华拍照用的胶卷和冲洗照片的花销。他喜欢摄影,有机会就抱着莱卡相机出门。他当然不会想到,这些照片最终成了联系他们与上海这座城市的重要纽带。他也不会想到,多年以后,他的儿子雅各布·塞缪尔代替他们重返上海时,在众多无主的照片中,有一位中国教授发现了自己的父亲。而这个中国恩人,后来遭遇了与他们何其相似的灾难。

塞缪尔教授很想多知道一点关于你导师的父亲的事情,但你的导师只能抱歉:并非不愿重提痛苦的往事,而是他所知甚少。关于父母的记忆主要来自外祖父和外祖母,你们都已经知道他的父母去世时他只有十二岁。十二岁的少年没法指望他记得更多,还经历了漫长的岁月,时光消磨了记忆。而在 1966 年之前的两年,风声已经紧了,他被父母从上海送到了苏北的运河边。如果以运河为乡愁,你和顾教授堪称老乡,你从花街坐船一直往上走,再拐一个弯,就可以到达导师成长的河边。那时候,顾教授的外祖父母长年生活在船上,外祖父带领了一支公社的船队。

甲骨文书信上只竖着写了四个字。

如此言简意赅符合曾本之的职业习惯。

同样,它也表明写信人具有与曾本之相同的职业素养。

四个甲骨文文字是:拯之承启!

在四个甲骨文文字的左下方,还有一方红彤彤的印章:郝嘉。

那是一个人的名字。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,曾本之对这个名字的熟悉程度,依然仅次于自己的名字。

貳

人身上若是没有一点古怪的东西,那就不是人。

人生当中若是没有遇上一两件奇异的事情,那就不是人生。

曾本之揣着那封古怪的信件坐在家里,本是等女婿郑雄回来说话。离政府规定的下班时间还有半小时,一位老朋友打来的电话,让他改了主意。

老朋友也是不爱打电话,而喜欢写信的一类,也是因为急了,才费力地找出曾本之的电话号码。家里的电话铃响,一般都是找安静。曾本之虽然坐在电话机旁,也懒得伸手接一下。安静从阳台跑回客厅,对着电话非常客气地说了几句,便将话筒塞给曾本之:“马先生找你!”对电话有些麻木的曾本之,直到拿起话筒,听见楚学院的同事马跃之的声音后,情绪上才振作一些。

马跃之在楚学院也是栋梁之材,虽然做的也是关于楚学的学问,方向上与曾本之完全不同。有两句形容楚学院的话:知之者之之也,不知者之之乎。前一句是表示对曾本之和马跃之的尊崇,后一句则是对楚学研究者各有所长,同时各有所短的形象描述。

(未完待续)

1966 年严冬,十二岁的顾念章吃完了父母托人带来的上海糖果,公社邮递员骑着自行车送来了电报。顾念章记得穿着制服的邮递员英姿飒爽,但他这一次没有带来好消息。外祖父披着棉袄站在船头读电报,腰杆越来越硬。外祖母从舱里钻出来问:“说的什么?”

顾念章缩着脑袋也问:“外公,我爸妈说什么了?”

“什么也没说,”外祖父说,在船头蹲下来,电报掉进了运河里,“他们说上海很好。”柴油发动机还在轰轰隆隆响,整条船像在咳嗽。过一会儿外祖父又说,“当初还不如让他们跟着我跑船了。”

即使柴油机在响,即使北风在水面和岸边的枯草尖上呼啸,顾念章和外祖母也听出来背着他们蹲着的外祖父鼻塞了,他的声音在抖。

“他外公,”外祖母说,“有事?”那张纸围着船头打转,她俯下身想把它捞起来,一个漩儿漂到顾念章旁边。

顾念章蹲下来伸手去够,用力过猛,胳膊送出去的时候人也跟着出去了,扑通一声栽进水里。他对活着的父母温暖的记忆到此结束。冬天的运河水仿佛上海风雪的后半夜。他被捞上来,突然放声大哭,不是因为寒冷扎在身上疼,也不是因为惊吓和恐惧,而是因为两个老人此刻泪流满面。他被裹在被子里,被子被外祖母抱在怀里,他在外祖母的怀里冻得牙齿打架。

外祖父和舅舅第二天坐长途汽车去上海料理后事。所谓的后事,就是把遗物收拾一下。尸体已经火化,顾念章的父母分别变成一只黑色的盒子和一只白色的盒子,颜色区别开来为的是不贴姓名也能判断出来男女:男人黑,女人白,历来如此。没有结论;如果非要结论,那两只小盒子就是结论。

(未完待续)